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西班牙语文学译丛

尹承东 主编

留住黑夜

Queda la noche



〔西班牙〕索莱达·普埃尔托拉斯 著

刘晓眉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西班牙语文学译丛

尹承东 主编

留住黑夜

Queda la noche

〔西班牙〕索莱达·普埃尔托拉斯 著

刘晓眉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住黑夜 / (西) 索莱达·普埃尔托拉斯著;
刘晓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117-3564-5

I. ①留… II. ①索…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①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2139 号

Queda la noche by Soledad Puértolas
Copyright©1989, Soledad Puértola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8
by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留住黑夜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苗永姝
责任印制: 刘 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5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27 千字
印 张: 6.7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作者介绍

索莱达·普埃尔托拉斯 (Soledad Puértolas, 1947)

出生于西班牙萨拉哥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79年她的处女作《双重武装的强盗》获西班牙“芝麻”文学奖 (El Premio Sésamo)，引起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随后她又陆续发表了有影响的短篇小说集《一种道德疾病》(1982)，小说《波尔多》(1986)及《人人都撒谎》(1986)。而最终确立普埃尔托拉斯在西班牙文坛一流作家地位的是她的代表作《留住黑夜》。这部小说摘取了1989年西班牙奖金最高的“行星奖”，成为自1975年佛朗哥去世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西班牙女作家。除了上述创作外，她还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其中论文学及创作的散文集《隐秘的生活》1993年被授予阿那格拉马散文奖。

再版说明

《留住黑夜》这部反映 20 世纪末西班牙社会世情、人情的小
说初版于 1989 年，其作者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西班牙文坛上非
常活跃的著名女作家索莱达·普埃尔托拉斯。十年后，在西班牙
教育文化部图书馆总局资助下，光明日报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联
合推出了这部小说的中译本，译名为《长夜犹在》。

这部作品从最初在西班牙本土面世至今已经过去近三十年，
中译本的出现也快满二十个年头了，但是，其可读性及可借鉴的
意义却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所耗损，故而，中央编译出版
社的朋友们觉得仍有再版发行的价值，以飨读者。作为译者，我
对此深表感谢。

译者，2018 年 7 月于北京

译者前言

一九九三年，我在西班牙认识了索莱达·普埃尔托拉斯。我作为研究西班牙文学的访问学者，她作为当红的作家，我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共同感兴趣的西班牙文学的现状和她本人的作品。她流露出了想被中国读者了解的愿望并委托我将她的代表作品《长夜犹在》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我很高兴地应承了下来。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六年，《长夜犹在》终于同中国读者见面了：她的愿望得以实现，我也算是对朋友有了个交代。

《长夜犹在》发表于一九八九年，第一版就发行了二十万册，并获得了西班牙重要的文学奖项“行星奖”。小说的情节比较简单：一个三十二岁的单身女人偶然有机会去了一趟东方，先到了日本、中国香港，最后又到了印度。在德里的旅馆里，她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其中有印度人、英国人、德国人，也有她的西班牙同胞。旅行结束了，她回到马德里，一切似乎又都恢复了正

常。正当旅行的印象逐渐淡漠了的时候，却发生了一系列同她那次旅行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事件……最后，她发现自己竟然于不知不觉中卷进了一群苏联和英国的间谍当中，于是，无奈、迷惘的感觉油然而生。然而，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就完结，长夜犹在，还可以期待夜的“庇护、荫蔽、包容、赐福”。这并不是一部间谍小说或侦探小说，作者着意表现的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平凡生活。小说中没有让人惊异震撼的冲突，没有令人回肠荡气的爱情，但是，那些普通人日常琐事中体现出来的亲情、友情，乃至过后即忘的一夜欢情却真实地表现出了当今西班牙社会——亦即西方世界——的人情和世情。

索莱达·普埃尔托拉斯是当今西班牙文坛上活跃而勤奋的著名作家，其作品已译成了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等多种文字。她一九四七年出生在萨拉戈萨，后随父母迁居首都马德里。一九七九年，她以小说《双倍武装的匪徒》在西班牙文坛上崭露头角并一举夺得了“塞萨莫奖”。除《长夜犹在》外，其他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波尔多》（一九八六年）、《人人都在说谎》（一九八八年）、《在埃拉雷纳尔的日子》（一九九二年）、《如果信使于黄昏时分到来》（一九九五年）和《未曾料到的生活》（一九九七年），短篇小说集《精神上的疾病》（一九八三年）和《海流》（一九九三年），青少年读物《夜的阴影》（一九八六年）和《动物的行踪》（一九八八年），回忆录《另一个人的回

忆》(一九九六年)和文学论集《隐私》(一九九三年,阿纳格拉马奖)。

译者

一九九九年六月·北京

献给我的父母

| 目 录 |
| Contents |

一	001
二	015
三	032
四	044
五	056
六	076
七	092
八	102
九	116
十	130
十一	141
十二	155
十三	171
十四	187



今年夏天我到东方去了一趟。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次旅行。每年夏天都有一个月假期。在此期间，摆脱了责任与义务的拖累，可以无牵无挂地尽情体验生活可能提供给我们的一切享受。然而，每到这种时候，我都会有难言的苦衷。得享这份自由并非那么简单，我每每都会有一种进退维谷的感觉，因为可以在整整一个月里丢下不管的工作并不是我唯一要操心的事情。自从许多年前姐姐拉克尔结婚之后，照顾父母的责任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每逢到了关键时刻，无论属于什么性质，哪怕就是度假这种小事，两位老人都会充分显示出自己的羸弱。他们看到我走出家门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孤苦无依的神情让人见了心里发颤。也许是担心我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是荒唐的，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也许，这倒可能是真的，由于不知道怎么表白又不甘于沉默，于是就只好以一种乞怜、求助似的眼神看着我。归根到底，

根据我的理解，他们是在恳求我暂缓离开他们：希望我不要丢下他们，希望我给他们一点儿时间让他们习惯于独自生活，希望我千万要赶在天黑之前回到家里，大家就这样一起再生活几个月、几年，不提任何改变的计划，不必做出任何决定。我比姐姐拉克尔小十二岁，小时候总是病病歪歪，一直需要父母的精心呵护，所以他们一向把我看作是一个离不开他们悉心照料的纤弱之人。他们喜欢感觉到在照顾我，可是内心深处似乎又应该朦胧地感觉到了情况早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缄口不提那隐藏在惶恐与责备的眼神之间的疑虑。

然而，从几年前起，吉塞拉·冯·罗滕帮忙解决了他们的消暑问题。她一定是听够了每到6月就提前开始了的担心虚掷一年之内最好时光的话题才自告奋勇这么做的。我的父母在埃拉雷纳尔有一处房子。那房子冲着海湾，有一个漆成了白色的阳台。老两口很喜欢那个阳台。从阳台上可以欣赏大海和青山，可以欣赏雨中的海、山和街巷。他们喜欢那儿的潮湿气候，喜欢雨点滴落在伞面上淅淅沥沥的声响，喜欢几乎互不干扰地去会见各自的老朋友。这是他们两个人唯一能够达成共识的地方，没有了这一点，两人之间的距离就会增加到危险的程度。问题是他们不能独自到那儿去，需要有人帮他们料理家务和照顾他们的起居。几年前，当吉塞拉提出陪伴他们的时候，我们大家全都觉得雨过天晴见太阳了。于是，她就避开了那些总是给她找事的朋友，决定照

管起我的父母。

吉塞拉有着不同一般的经历。她从来没有认真地对我讲过，也许是因为没人对她真正了解吧。她的父亲是一个移居到西班牙来的德国人，曾经得到过我祖父的很大帮助，不过，我压根儿也没有搞清楚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总之，冯·罗滕家族对我们家族欠着一份情意。但是，奥妙不在这儿，而是她年轻时的一段不为人知的遭遇。她童年最要好的朋友似乎是她的一个邻居。那孩子是个哑巴。他们每天下午都要见面。后来，两个人分别禀告父母说是想要结婚，结果遭到了断然否定。再后来的事情外人就不太清楚了，不知他们是私奔了还是有了别的什么过激举动，反正吉塞拉的父亲采取了果断措施，于是男孩一家就消踪匿迹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传言说那个男孩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可能是自杀、是自寻短见。不管事实怎么样，这段或真、或假、或被添枝加叶了的恋情不能不对吉塞拉的性格有所影响。她只是为了帮助别人活着，开口闭口说的都是人类的重大课题和权势人物的自私与卑鄙。

我父母同吉塞拉相处得极其融洽。她的出现使所有的天地全都豁然开朗了起来。父亲找到了到外面去混上一阵子的借口：或是到港口去遛弯，或是去欣赏那些本来可以带他远走高飞的大小船舶，或是跟那些同他一样从家里逃出来的人们一起坐在海洋俱乐部的咖啡厅里消磨时光。这些人不是风烛残年就是恋旧情重，

全都只有面对大海的时候才能焕发出一丝生气。他们或是打破家里的禁忌喷云吐雾，或是品尝更遭禁绝的咖啡和香槟。至于母亲，她也得到了解放，终于得到了解放。这可是她多年以来因为父亲从前的、如今已经完全消除了的、早就过了时的猜忌而一直求之不得的最大愿望。

母亲的解放首先表现在欣赏吉塞拉为使家里井井有条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从葡萄牙买回来的毛巾白净如新，而且总是叠得整整齐齐地挂在毛巾架上；经常更换的床单焐在凸凹织物的床单下面难免返潮，她总是会于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在床单下面塞进去一个热水袋；餐桌丰盛，菜肴不断更新，因为吉塞拉喜欢烹调和变换花样。母亲以挑剔的眼神盯着吉塞拉在家里的一举一动，由于对一切都很满意，竟而至于觉得那份条理完全是自己的功劳。然而，让母亲真正开心的事情不是那些。她跟父亲一样有着不安分的天性，乐趣在于家外而不是自己那平淡的本分。母亲最高兴的时候就是打扮停当之后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品尝小吃。

可是，今年夏天，那种人人满意、仿佛已经成为定规的安排取消了、泡汤了。问题出在吉塞拉身上。毫无疑问，使我们遭此变故的是她的宽厚和好心。带我父母消夏的事情本来是她的一个义举，渐渐地却有了某种新的意味，而且还不是那么无私。最近几年，总是她首先在6月末就提起埃拉雷纳尔的话题，仿佛是想知道事情是否有所变化、她是否还要继续承担那项义务，从她谈

到自己的安排时的热心劲头里，可以感觉到从本质上来讲那已经不再是好心帮忙了，而是在帮助我们的同时，她本人也找到自己的消夏办法。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去埃拉雷纳尔倒成了一个取决于她、是她乐为的举动了，一旦有什么比我父母消夏更重要的事情、一旦有什么可能要求某种牺牲的真正需要或真正善举的情况发生，她就可以舍弃。舍弃我们在埃拉雷纳尔的房子及其所能提供的小小的舒适条件是因为觉得别处更需要她。她用电话把那一决定通知了我却又不许我发表意见，这也是她特有的风格。

她要去照料一个孩子，去年冬天死于交通事故的一对好朋友的儿子。那孩子有问题。大概是吸毒，应该是这么回事。没人愿意管他，于是吉塞拉的旺盛精力和不容推诿的责任感就有了表现的机会。人家告诉她说那孩子还不是不可救药，只是需要耐心和关爱，所以她决定试试。

“至少应该试一下，”她对我说，“我这样做是想到了他的父母。他们就像是我的哥哥和姐姐一样。”

哥哥和姐姐，吉塞拉到底有多少哥哥和姐姐啊？问题是她把一切全都安排好了，为此才给我打电话，不是跟我讨论，只是通知我而已。她想让我第一个知道。她已经在那孩子准备入住的戒毒所——我猜想是她出的钱——附近租了房子，打算帮他和开导他，所以每天都得去看他。眼下她正在参加一个为吸毒者——瘾

君子，她跟我说的時候好像是用的这个词儿——亲属开办的培训班。

不过，暂时还不应该嘲笑她的用心，更不应该贬斥，特别是在知道了后来的情况之后尤其如此。可在当时的问题是 she 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

“你不知道我有多抱歉，”她说道，“我真的很抱歉。我很愿意陪你父母去埃拉雷纳尔，不过，我想，找个女人帮他们管管家务不会很难。我们在那儿过得很好，这是真的。你母亲和我交了不少朋友。”

我当然非常清楚了。说不定我母亲已经在想她的那些朋友了。我只好对吉塞拉说请她放心，会有办法的，可是心里却在想只好自己陪着父母去埃拉雷纳尔了，至少也得待到找到帮着管家的人为止。至于姐姐拉克尔，连想都不必去想。五个孩子和那个讨厌的丈夫已经够她受的了。他们年年都是冒着酷暑和顶着让人睁不开眼睛的骄阳在海滨度过夏天，因为阿方索决不肯放弃自己对从潜水捕鱼到冲浪的所有水上运动的癖好。他只顾自己享受大海所能给予的乐趣，根本就不把家里的事情和孩子们的死活放在心上，绝对不可能容许自己的安排受到任何干扰，更不要说接受两个需要一定照顾、因为年事而沾染了某些怪癖的老人了。我知道，权且假设我的父母鉴于可能会取消消夏安排的无奈、退而接受那一可恶的选择的话，阿方索也一定会拒绝让他们跟自己同住